

酒色财气系列之酒

这是有史以来装备最齐全的穿越，这是有史以来最无耻的主角，这是有史以来最彪悍的酒娘！

# 一品酒娘

JUNJIANG YIPIN

著  
那时烟花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一品酒娘

那时烟花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品酒娘/那时烟花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40 - 573 - 8

I. ①—…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804 号

书 名: 一品酒娘

作 者: 那时烟花

责任编辑: 吴 浩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一品酒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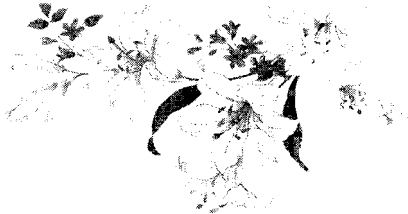
---

|     |          |     |
|-----|----------|-----|
| 第十章 | 到了最后     | 331 |
| 第九章 | 抉择       | 285 |
| 第八章 | 纠缠的……    | 231 |
| 第七章 | 重新开始     | 195 |
| 第六章 | 再回洛阳     | 157 |
| 第五章 | 难得的平静    | 125 |
| 第四章 | 关于大人物的聚会 | 93  |
| 第三章 | 出游       | 63  |
| 第二章 | 名人众多的三国  | 35  |
| 第一章 | 把酒馆开到三国去 | 1   |



## 【第一章】 把酒馆开到三国去

他穿着一件长衫，外面披着一件罩衣，走路的时候风将衣角吹了起来，透过阳光看过去，像是带着金色的螺旋一样绚丽。



东汉。洛阳城外。

拓奈奈瞪大了那原本不算大的眼睛看着车窗外面那一群穿着长袍的人。虽然她是非常镇静的，可是还是忍不住伸出了手，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生疼！泪眼婆娑中，她只想竖着中指对着老天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靠！为什么穿越的是她？

这辆依维柯房车是王西贝的，驾驶室里摆着的那台价值不菲的 IBM 太阳能电脑也是王西贝的，这辆车子后面堆得跟座小山一样的东西更是王西贝的，那做梦也想着穿越的还是王西贝，可是，为什么现在穿越的却是她这个临时给王西贝开车的下岗女工！！

苍天啊，大地啊，这是哪位天使大姐开的玩笑啊？

拓奈奈眨了眨已经瞪得酸疼的眼睛，伸出手揉了一下的同时，车子外面那呼啦啦的一片人也在和她做着同样的动作。

王允已经第三次揉眼睛了。他不过是和蔡邕出来求个雨，这一路上都按部就班，到现在雨是求到了，但是，远处小斜坡上那个奇怪的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

蔡邕抬头看了看天，乌云密布，那绵绵不断的小雨从眼前这个怪东西掉下来以后就一直下个不停了。他压低了声音对着身边的王允说：“侍郎，那个东西好像会动……”

王允定睛一看，可不是吗，那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东西正从小斜坡上缓缓地朝着祭台滑动过来。

拓奈奈靠在椅背上，开始拼命地思考着一个关乎她未来的重要问题。她发誓，这是她二十一年生命中第一次这么全面地开发了脑力。虽然不知道这是哪个朝代，但是这么多的人，就算开着个车子，她也不一定跑得掉，更何况，谁知道这个车子从二零零九年穿到这里还能不能开，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保住小命。



不过，此时此刻比保住小命更要的是——TNND，这个车子怎么开始动了！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有几十年驾龄的老司机也会慌了手脚，更别说拓奈奈这个平时就不怎么摸车子的半瓶子醋！

“踩刹车，踩刹车，快踩刹车！”拓奈奈大声地指挥着自己，可是越是这样她就越手忙脚乱，直到把车里面所有能扳动的东西全部都扳了一遍后终于找了那该死的刹车。

随着那个怪物不断地前行，所有的人已经全部缩到了一起，惊慌地瞪着这个庞然大物就这么来到了身前。王允被人生生地挤到了队伍的最前面，眼看就要和这个怪物亲密接触，他立刻就闭上了眼睛。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怪物发出了一声“吱嘎”的怪响后，竟停在了他的面前。

拓奈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伸手擦掉了额头上的汗珠。她看着挡风玻璃外面密密麻麻一群惊恐的人，心里暗道总算没有撞到人。走出了紧张的状态，身上的力一松，拓奈奈立刻就趴在了方向盘上，不想好死不死地撞上了喇叭，顿时，那尖锐的喇叭声吓呆了所有的人，更是激起了一批人的尖叫。

王允看见这个怪物停了下来，刚刚放下心来，却没想到眨眼之后，这个怪物又发出了尖利的怪响。他还来不及做什么反应就觉得身上一沉，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洛阳城的小吏直接跳到了他的身上，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很没有风度地尖叫着。

拓奈奈也被这突然的喇叭声吓得几乎是弹了起来，直接狠狠地撞到了车顶，立刻眼冒金星，头晕目眩。

王允立刻将身上那个小吏丢在了地上，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这个怪物，直到确定它不会动以后，才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立刻招来了士兵团团将它围住，然后打算自己走上前去具体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事。

“侍、侍郎！”蔡邕一把就拉住了王允，大大地咽了一口口水，“你要干什么？”

“我去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王允素来胆大，可是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也是惨白了脸孔，他清了好几声的嗓子才勉强说出了一句囫囵话。

虽然现在已经晕头转向地分不出任何方向，但是拓奈奈还是看见了一群手里抬着长长兵器的士兵凶神恶煞地将自己，不，将自己和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是吧，难道自己才到这个地方连车都没下就要直接呜呼哀哉了？她无力

地靠在了座位上，脑子飞速地转了起来，到底要怎么才能比较安全地活下去？

眼看着外面的人是越来越多，不想个办法快点脱身只怕自己就要去见那素未谋面的老爹老妈了。不行，她必须要发扬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否则她就不叫拓奈奈了。给自己打气完毕以后，拓奈奈直起了脖子，透过挡风玻璃，目光落在了站在人群最前面的那个男子身上。他穿着一身深色的长袍，一脸正气，可是却透着一股子的精明劲，或许，这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主。

王允微微歪着头，站在离眼前这个怪物十丈的地方，他终于发现了在这个怪物里面有一个活物。这是一个分不清男女的家伙，一头鸡窝一样的毛发，浑身黑得跟个煤炭一样。如果不是他一直朝着自己咧着那口白牙，他实在是认不出这是一个活物，或者说是一个人，嗯，就暂且认为他是个人吧。从他那扯到最大的嘴巴和拼命摇着的手的样子看，应该是没有敌意。王允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让士兵们退开一点，能让这个“人”出来。

拓奈奈终于发现那个人让包围着她的士兵离开了一点距离。她呼出了一口气，揉了揉自己已经笑到抽筋的脸颊，鼓起勇气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随着她一起流出车门的还有周杰伦的经典老歌《双截棍》。这是她刚才乱按按钮的时候，不小心开了车里的CD。听着那熟悉动听的旋律，拓奈奈忽然想，如果周杰伦知道自己的歌在不知道什么鸟时代的远古响起，会不会给她一堆亲笔签名呢？对于穿越的人来说，一般有什么特权呢？好吧，首先是遇见高档次帅哥，其次是遇见皇帝，最后就是还能找个天仙美眷，拥有无数的钱财。

而对于拓奈奈来说，她的命运似乎在哪儿出了一点点问题。

她的命运就好比从天而降的天使，不过，是脸先着地。首先，她遇见的高档次的帅哥，都老得可以做她爹了；其次，她真的是见到了皇帝，不过这似乎是个短命的皇帝；最后……她的命运是沦落成陪这个没有几年命的汉灵帝打麻将，赚取一点点的微薄收入。

她不禁仰天长啸，天啊，你的剧本到底写错没有？

她可是穿越过来的人啊！穿越过来的人，为什么就这点不正常的待遇？

拓奈奈暗自为自己悲摧的命运哭泣了一阵子后，才将目光看着面前的几个人……

“等等等等，三条我要碰！”

“大将军，手起牌落。我的牌都打出去了，你现在才要碰，早干什么去



了!”看着自己要的牌来了，拓奈奈立刻就收起了那无聊的心思，声音又尖又利，跟街上那牙尖嘴利的泼妇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可是……可是你摸得太快了!”大将军何进委屈地看着牌桌上那张可爱的三条。

“哎呀，大将军，你一会儿再哭。等等，皇上，我要碰，九万，我要碰!!”总管太监张让一边假意安慰着何进一边还要从汉灵帝的爪下抢牌，忙得好不辛苦。

“你们怎么天天都在碰啊，打一张出来给我碰碰啊!”汉灵帝一脸的无奈，讪讪地缩回了摸牌的手，怨恨地看着张让。

“皇上，刚才出的是一筒，您要不?”张让带着讨好的笑容看着汉灵帝。

“不要!”汉灵帝怨气冲天，伸手就摸了一张牌，然后恨恨地丢了出来，“东风!”

“和了!”拓奈奈大叫一声，推到了所有的牌，对着身边满脸苦涩的汉灵帝咧开嘴笑得得意，“皇上，我又和了。我这回和的是混一色单吊东风头，共四十番，真是不好意思了。”

“皇上，王允大人求见。”就在这个大家忙着算钱的空隙，一个小太监缩头缩脑地走了进来，对着汉灵帝禀报到。

“不见!”汉灵帝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拒绝了这些唧唧歪歪老学究的骚扰。他现在对怎么能和上一把大牌比较感兴趣。

宫殿外的王允已经是第N次听见这样的回复了。他听着宫殿里那传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吃、碰、杠、和的声音，一张脸被气得通红。自从这个该死的天人来到这里见过了皇帝以后，就天天出入皇宫，用那个所谓是天上的娱乐工具——麻将把皇帝搞得神魂颠倒，将整个未央宫搞得乌烟瘴气，到处都听闻得到这稀里哗啦的搓牌声，让人好不恼火。

王允再次看了一眼那个通报的小太监，心里暗自叹道：这个天人可是留不得了，现在本就宦官当道，这个人若是和那些家伙裹到了一起，只怕这黑暗的政局就再也没有回天之术了。他又抬头看了一眼那依旧热闹非凡的宫殿，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洛阳。蔡邕宅。

“侍郎，这个天人就算有天大的错，也是杀不得的。先不说她是不是会什么妖法我们都不清楚，就看现在皇上宠爱她的架势，如果她无缘无故地死去，你我都脱不了干系。”蔡邕听完了王允的话，沉思了一会儿后平静地回答道。

“不知蔡先生有何高见？”王允想了一阵子确实是这个道理。

“我有一个小女在徐州经商，为人正派。如果侍郎放心，不妨把这天人送到那里去交与小女看管。她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到时就离洛阳千山万水，就算有什么本事也怕是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侍郎看如何？”蔡邕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双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

王允听完蔡邕的话，不禁喜上眉梢。在这样一个不能轻举妄动的时期里，将这个讨厌的天神送得远远地软禁起来，确实才是上上之策。他拊掌而笑，“果然高见！”

两个奸诈的老头子相互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一种心知肚明的阴损笑容。

此刻还在皇宫里呼风唤雨的拓奈奈无来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她四周看了看，外面可是没有一丝风，真是奇怪哪里来的寒意。却不知道，就在她牌起牌落之时，她的小命已经从阎罗殿边转了一圈了。

王府。

“天人，这大好的大汉江山，美不胜收，为什么不愿意去看看？”王允一边看着拓奈奈大吃大喝的模样，一边强压住自己不发火，缓缓问道。

拓奈奈吃下最后一只鸡腿，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看着他。王允是不是当官当得太久了，难道不知道人活在世，要花钱的吗？她现在浑身上下就几百个五铢钱，就这样就想让她走？他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她知道这个家伙不想自己待在汉灵帝身边，可是，他以为她愿意待在那个胖子身边吗？自从她用那台笔记本电脑上的超级百科全书查到了这个胖子的身份以后，她就一天都不想待在他身边了，可是，她就算要走，也没有跑路的钱啊！

这个王允现在居然连一分钱都不给她，就喊她走人，到底上不上道？

拓奈奈坚信自己是淑女，这样伸手要钱的事情她绝对做不出来，不过这个王允这么不上道，她还是勉为其难地提示一下他吧。于是她清了清喉咙，很委婉地说：“这个，路费不够呢！”

王允愣了一下，他看着拓奈奈那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那眼睛里闪着的诡

诈光芒，这才明白症结在哪儿。他猛地拍了一下额头，笑道：“天人，我们谁跟谁啊！”

拓奈奈看着王允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真好，这家伙开窍了。

在王允的家里，最值钱的是什么？当然不是钱，而是美女貂蝉。不过，现在的貂蝉显然还没有长开，虽然已经有几分倾城倾国的模样了，可是这前后都是一样平，看起来就是一个小萝莉。

拓奈奈确认了很多次以后，最终不得不承认，原来在小说电视电影里那个红得不可一世的貂蝉，原来也是从小屁孩长大的。她很纠结，一方面想很阴暗地带走这个第一美人给自己做使唤丫头，另一方面她更加阴暗地怕这个使唤丫头会抢了她的风采。

这真纠结啊。

不过，最后拓奈奈还是阴暗了一把，她决定将这个以后引得董卓与吕布反目成仇的丫头片子带走好了，在她被别人享受之前，还是先给自己使唤一下。

王允并不担心当今皇帝不会放这个死丫头走，因为他坚信，这个死丫头既然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那么想要离开皇帝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明显，王允是个揣测圣意的老手，果然，皇帝答应了放拓奈奈走。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王允一点犹豫都没有，和蔡邕两个人大大方方地送了她不少的金银并且派遣了不少士兵护送她离开洛阳，带着貂蝉上徐州去了。

据说，在拓奈奈离开的那个晚上，未央宫里气氛低迷，汉灵帝拉着大将军何进，大太监张让，皇后何氏打了一晚上无比低迷的麻将；

据说，在拓奈奈离开的那个晚上，王允府上前所未有的歌舞欢腾，王允甚至请来法师驱除晦气；

据说，在拓奈奈离开的那个晚上，洛阳城里的百姓们开始口口相传起天人降世的传说；

据说……

据说太多了，实在没有必要说下去了，毕竟这些据说对于拓奈奈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此时此刻，这个家伙正沉浸在自己如何用这点王允和蔡邕送给她的金银在三国世界里发财致富的美好梦想里。

徐州是什么地方？

拓奈奈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毕竟对于她来说，整个大汉，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她只要抱好地头蛇的大腿就好了。所以在经过了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徐州以后，对于接待自己的太守陶谦，她十分热情地进行了一番吹捧。

陶谦也很给面子，好好地接待了她一番。不过，吃了这一顿据说是十分丰盛的宴席以后，她就两个感觉：第一，古代的菜真的不好吃；第二，古代在宴会上的酒味道就好像是白开水，真上不得台面。

吃完了接风宴席，陶谦让一个小官模样的人领着拓奈奈去驿馆休息。才走出了太守府邸，她就看见一个穿着素服的美人带着三四个随从朝着府邸的方向走了过来。

美人见到她的时候，立刻就奔着她走了过来。到了拓奈奈的面前，她先是盈盈一笑，微微躬身一拜，巧笑倩兮，“敢问，可是天人吗？”

拓奈奈也不管是否礼貌，先上上下下将这个女子打量了一番。只见她乌发高挽，头上插着几只通透的白玉簪子，虽然素净，可是那簪子的质地上乘，就算是个边角余料也是值上不少的钱财。皮肤白净，一双丹凤眼秋水含波，仿佛会说话一样，只这么看人一眼，就能让人心生怜爱，唇边挂着淡淡的笑容，身材苗条，整个人往那里一站，只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这是个有钱人。

拓奈奈首先准确地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光从她身上的衣裙和首饰就看得出来，和貂蝉小萝莉简直不是一个档次上的。想貂蝉好歹也是王允家的丫头，怎么也不可能穿得太次，可是，这个女子穿的衣裙却要比貂蝉好上不止一倍来。

一抹阴险的笑容习惯性地挂在了拓奈奈的唇边。嘿，这感情好，才在想怎么发家致富，这就送上了一个财神爷。老天爷，你可是因为觉得把我丢到这个狗屁不通的年代心生愧疚，所以特地给我送点补偿来了？

不错不错，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么以后就多多补偿补偿吧。

拓奈奈一边将自己那小小的无耻掩饰得滴水不漏，一边还要装出一副圣人的庄严对着女子点点头，“我是，请问你是……”

“小女子姓蔡名琰字文姬。”

啊啊啊，这真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年代啊！

拓奈奈在心里拼命呐喊着，顺便带上了回音。不是吧，就这么随随便便也能碰上历史上的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没有想到那个写出《胡笳十八拍》的奇女子如今就这么站在她的面前，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活的，绝对不是僵尸骷髅或者大粽子，她是活的！！拓奈奈的双眼通红，瞪着眼前的蔡文姬几乎流出了口水。天啊，她一定是中了六合彩大奖了！

等等，拓奈奈就在自己马上就要沦陷在那疯狂的情绪中的时候，她仅有的一丝理智将她挽救出来，成功地避免了她沦落苦海。蔡文姬姓蔡，那个蔡邕也姓蔡，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不得不说又不可不说的故事吧。

想到这里，被称为天人的某某人眯着眼睛问：“你和蔡邕……”

蔡文姬听见拓奈奈直呼父亲的名讳，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正是家父。”

某某人听见这个话以后，立刻用一种看钞票的热情，狂热地看着蔡文姬，接着猛地伸出了禄山之爪抓住了女子的纤纤玉手，使劲地上下晃动起来。“原来你就是他的女儿啊，啊呀，啊呀！真是的，怎么好意思让你过来，我受了你父亲不少恩惠，本来该是我去拜访的，怎么好意思让你过来呢？”

蔡文姬被拓奈奈这样的过分热情给吓住了，她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只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热情到有些谄媚的天人，心里暗道，父亲信上说得果然没错，天人都是生性怪异的，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不不不，天人能降临到徐州已是莫大的荣幸，小女子本该过来。”

“好啊，那你要接我去哪儿呢？”拓奈奈倒也不客气，立刻就问起了下面的行程。

蔡文姬丝毫没有料到拓奈奈会这样毫不客气，一口气没顺，被自己的口水活活呛到，猛地咳嗽起来。一边咳嗽，她一边对着拓奈奈艰难地说：“那个……咳……请天人去……咳……府上一聚。”说着她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那么，请天人上车吧。”



蔡家是非常有钱的。

这是拓奈奈站在蔡文姬家府邸前面时的第一个感受。先不要说里面有什么，光是看看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院墙，她就赤裸裸地嫉妒了。在现代，为了一百平米的房子搭上一辈子的房奴比比皆是，可是，在古代这么大的院子居然是一个人家的，简直是太奢侈了！

不过，拓奈奈又嘿嘿笑了起来。她喜欢奢侈，当然她最喜欢的是怎么把别人的奢侈变成自己的，例如眼前的这个。

“天人，里面请。”蔡文姬的声音一直都是清清凉凉的，听着让人感觉像是喝了雪碧。

“好好好！”拓奈奈把裙子一提，立刻就很没有尊严地朝着蔡文姬屁颠屁颠跑了过去。在她的心目中，此时此刻的蔡文姬已经不是什么大才女了，而是关系到她发家致富的一号财神。既然有一号，当然会有二号三号四号……N号，不过，在二号还没有出现之前，一号就是最重要的了。

汉代的人，似乎是非常喜欢请人吃饭的。

这不是，在拓奈奈吃了接风宴席没有过三个小时，就立刻在蔡文姬家吃了第二次的接风宴席。不过平心而论，蔡文姬家的接风宴席规格可是比陶谦的规格高多了，不但装食物的器皿是错金的铜器，精美绝伦，就连食物的种类也多了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一个桌子的。当然，最让拓奈奈开心的是，居然在吃饭的时候还有N多的小MM在堂下跳艳舞，这实在是太腐败了，这实在是太糜烂了。

不过，哇哈哈，她喜欢腐败，她喜欢糜烂，她更喜欢花别人的钱腐败，花别人的钱糜烂。

“天人，小女子敬你一杯。”蔡文姬笑着，举起了手中的杯子对着拓奈奈微微一敬，然后一口喝完。

拓奈奈看着先干为敬的蔡文姬暗自叹息：哎呀，这小妞真是厉害，感情深才一口闷呢。看看，一见我就感情深了，我可真是吉人天相。她笑了笑也端起桌子上的杯子，浅浅地尝了一口，发现跟陶谦宴会上喝的东西味道差不多，都是白开水。

放下杯子后，拓奈奈装出一脸庄重的笑容，朝后面靠了靠，贴着貂蝉小萝莉的耳朵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小貂貂，你确定她们给我喝的是酒？而不



是白开水吗？”造假是个非常不好，非常没有良心的行为。这是连刚会吃奶的小屁孩就知道的道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造假原来古就有之，而且造假造得这么没有水平。你说说看，现代造假酒至少还是工业甲醇兑水呢，这古代倒是好了，假酒直接就是白开水兑白开水，这还真是坐地生金啊。

拓奈奈自小是孤儿院长大的，院长老爷爷可算得上是老酒虫，而拓奈奈就是跟在老酒虫后面的小酒虫，成天不抿一小口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她到十六岁去酒厂打工后才逐渐不喝酒了，不过，却学会一身酿酒的好本事。她好不容易戒了酒，好家伙，她竟然下岗了。

下岗后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朝代，她更是逐渐淡忘了喝酒是一种什么感觉，可是，现在，在她来到这里几个月后，忽然有人端了一罐子白开水过来对她说，喝酒吧喝酒，这是怎样一种侮辱啊！难道当她这么多年喝的酒白喝了吗？

可是，貂蝉小萝莉那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拓奈奈觉得自己就算是被侮辱了也是白被侮辱了，因为电脑资料显示，在汉代根本就还没有蒸馏酒的技术，所以，喝的都是米酒。

“真是无趣啊。”拓奈奈关上了笔记本，她翻了一个身，看着窗户外面的夜空，脑子里没有多想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既然古代这么时兴喝酒，而这个时候的酒偏偏这样寡然无味，那不如就让她这个小酒虫在这个上面大大地赚上一笔吧？

或许，应该，可能，差不多可以吧……

拓奈奈历来都是一个行动派，对于自己的想法，她第二天就跟蔡文姬说了。蔡文姬也没有多考虑，她也不愿意自己的府上一直供养着这么一个白吃白喝的主，所以对于拓奈奈的提议，她立刻就表示了赞同。

不过，两个人还没有具体的商量，就听见一个小厮来报，说是糜家两兄弟来访，希望能一睹天人风采。

蔡文姬一听来人，脸上的笑容敛了下去，挂上了寒霜，而拓奈奈听见来人可就来了精神。糜家，似乎刚才蔡文姬说过他们家的对头就是姓糜，而看她现在的表情，该不会正好就是他们来了吧。

拓奈奈的眼睛眯成了两个小月牙，现在她的心里正在放声大笑。糜家如果能和蔡家成为敌手，那么家世自然是不薄的，看来老天真的是觉得对不起她

啊，才在打瞌睡，这就送上了枕头了，还是两个大枕头。这下可是好极了，二号财神三号财神尽数登场。

蔡文姬看着笑眯眯的拓奈奈轻哼了一声，然后不耐烦地说：“有请。”

小厮得令立刻就下去了。不多时，就看见两个青年，他们面貌相仿，年纪相当，眉宇间有着一一种只有商人才有的精明之气。这便是蔡家的死对头，徐州大富糜家兄弟，糜竺和糜芳。

糜竺糜芳两个人走到了堂上，先是对着蔡文姬寒暄着，不过蔡文姬却并不是太热情，接下来，两个人才与拓奈奈答起话来。几人闲聊了一会儿，拓奈奈就发现这两个人来到这里是听说她能预知未来，所以特地来问问自己家里今后的形势。

蔡文姬则是一直冷着一张俏脸对这几个人不予以理睬。

拓奈奈看着堂上的这个局势，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可是对她大大的不利，于是，她果断地作出了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只见她朝着貂蝉小萝莉招了招手，在她耳边吩咐了几句，打发她回驿馆一趟。随后，她转头笑着对三个人说：“两家的恩怨我有所耳闻。”

拓奈奈的话不说则已，这说出来可就直接震住了三人。虽然这个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可是，还是没有人当面提及过，而现在拓奈奈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说了出来，让三个人一下子都下不了台，就这么僵在那里。一时间，屋子里寒风阵阵，大家尴尬到了极点。

拓奈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一边偷笑着，一边接着说：“其实吧，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要是总这么把恩怨窝在心里可是不好的。不如我们找个法子，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好啊？”

三个人一听见拓奈奈这么说顿时都来了精神，其中以蔡文姬最为激动。拓奈奈用余光瞟了她一眼，然后暗自叹息着，女人啊，就算是回到了几千年前，还是那么斤斤计较，龇牙必报的，看来，确实不能得罪女人。

“什么法子？”蔡MM首先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立刻问道。

而糜家两兄弟也毫不相让，跟着就问了出来：“天人说的是什么法子？”  
静。

好安静。

一时间都没有人说话，令堂上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安静。如果这个时候有人



仔细看的话，一定能看见一条翘得比天高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在拓奈奈的身后晃得欢实。

“到底是什么法子？”这回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看来他们的积怨真的很深呢，拓奈奈捂住自己的嘴角，笑得跟千年得道的老狐狸没有任何区别。

“等等等等，我要吃的！”糜竺吱吱哇哇地瞪着桌子上那只纤细雪白的手大叫着。

“哎哟，真是抱歉了，你要吃你要早说啊！我牌都打出去了，你怎么才叫呢？天人一开始教的时候就是说牌落离手，盖不后换，所以，下次吧。”蔡文姬看着糜竺露出了一个可恶的笑容，冷嘲热讽。

糜竺瞪着眼睛几乎想将蔡文姬吃下去。

“我碰！”糜芳见蔡文姬放下一张牌，立刻就喊道。他擦了一下鼻子上的汗珠，生怕被自己下家的拓奈奈又给出了牌，“三万。”

“我暗杠！”拓奈奈眯着眼睛看着牌桌上的三个人明争暗斗的样子，实在觉得享受，当然最享受的是，她已经痛痛快快地赢了不少的金银。“哎呀！杠上开花啊！真是不好意思啊！”她准到了牌，眉飞色舞，却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表现。

三个人又开始叫苦连天，可是拓奈奈却丝毫没有一点手软，立刻对着几人搜刮钱财。打麻将，轻则伤筋动骨，重则家破人亡，可是，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求要打的。

她可没有强迫他们，不是吗？嘿嘿。

### 3

做人不能太贪心。

做人要见好就收。

拓奈奈就是这样一个见好就收的人，不然她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站在